地理新法胡舜申叙

奉議郎賜緋魚袋胡舜申撰

建安質軒黃梓刊

予觀近世言醫藥卜筮相命者皆有良術獨地理家未有焉世所傳用地理雖自於古人而古人法術精微文字闕略後世緯之者乃語隱意淺每多不曉延有駁而不純疏而未備故又後之人敢術鑑決愈訛愈繆類皆紛錯而迂陋矣夫地理之用於人吉凶禍福最大蓋醫藥中否其利害繫於一人卜筮中否其利害繫於一事相命中不中皆爲戲事至地理所作

是當則吉福足以榮家差妄則凶禍至於失族此豈細事而可無良術哉寻頃丁家艱擇地營葬初未曉陰陽地理之說遺俗工爲之多不可人意叩其所用之法即迂陋而鄙繆者也因究求古人用心立法之善者凡地理家書無所不窺纔獲此抄訣推研淘汰似能徹奧其法蓋祖於青囊而宗於郭璞明於曾楊一而衍於月師其大要經之以五行生旺死絕而緯之以九星此蓋遝集舊聞廣以新意著論二十有三篇因以名之曰地理新法即舉舊而新之也

地理新法胡舜申目錄

卷上

五山圖式第一　五行論第二
山論第三　水論第四
貪狼論第五　文曲論第六
武曲論第七　右弼巨門左輔論第八
廉貞論第九　破軍論第十
祿存論第十一　形勢論第十二
擇地論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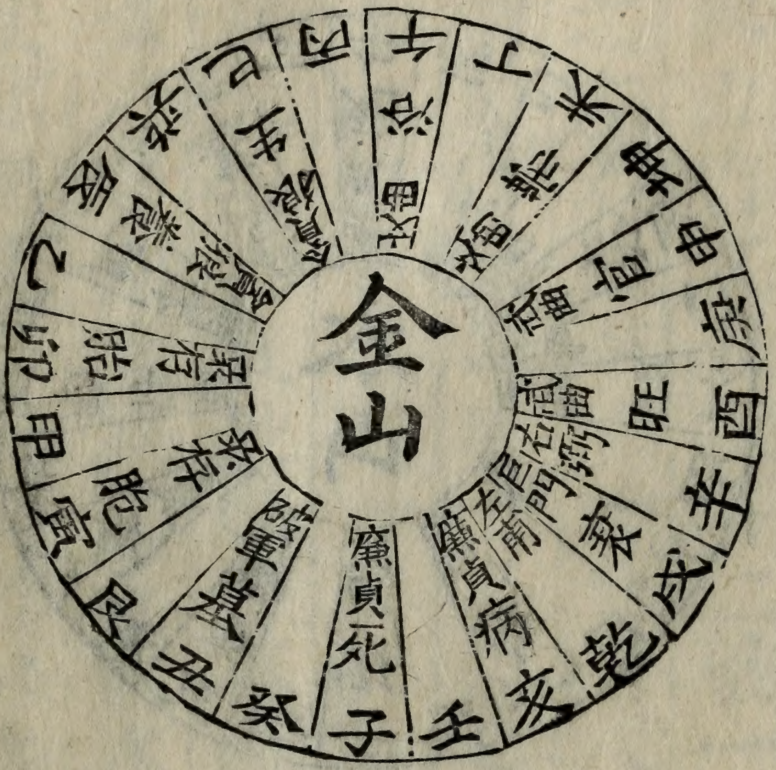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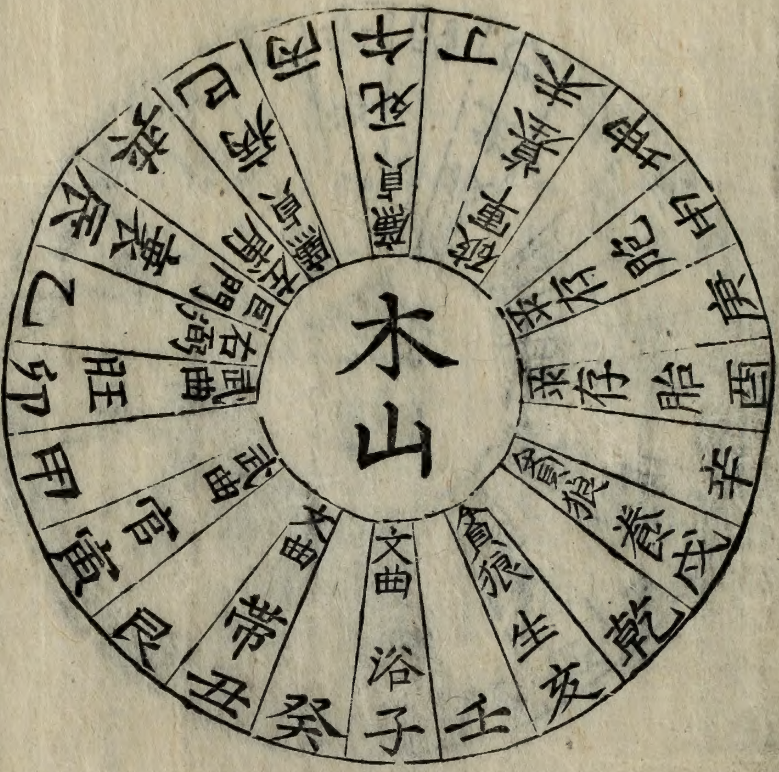
定三十六龍統說論第十四
主山論第十五　龍虎論第十六
基穴論第十七　坐向論第十八
放水論第十九　年月論第二十
造作論第二十一　相地論第二十二
辨俗論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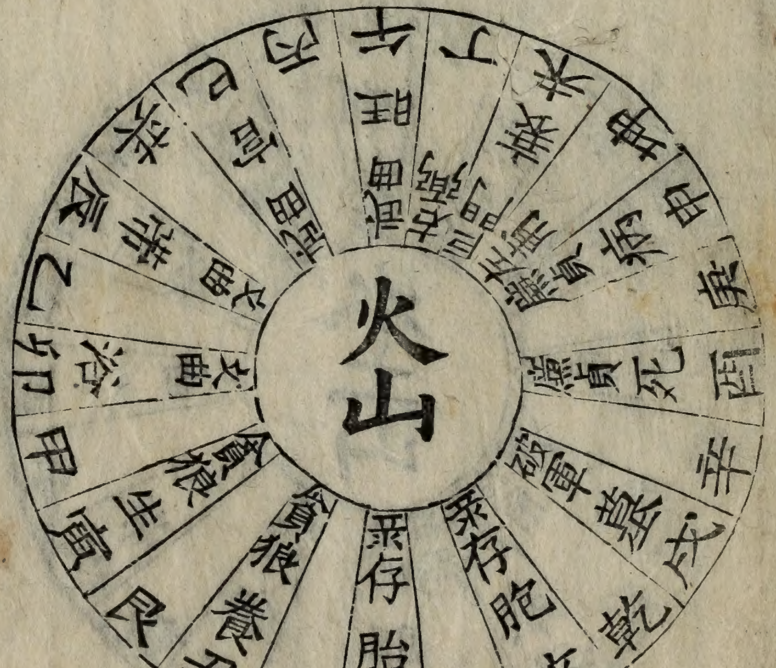
地理新法胡舜申卷上

胞胎養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葬

五山圖式







左旋陽局金寅水土巳木申火亥當
右旋陰局金卯水土午木酉火子行右圖畫陽不
畫陰觀者從此訣起胞而陽順陰逆

右五山輪起五行長生至胎養止如常法九星以貪文武弼巨輔廉破祿爲序自養起一貪至胎爲二祿七星輪布於十二枝故在枝辰者貪武各二巨一是爲五吉文廉祿各二破一是爲七凶唯輔弼在巨門之左右輪布於幹卦而八幹四卦行隷於枝辰自癸隷於子艮隷於丑各隷屬於後一位於是九星於二十四位有居其一者弼巨輔是也居其二者破是也居其三者武是也居其四者貪文廉祿是也此皆與常俗所用者異也貪武水可來不可去文廉祿水可去不可來弼巨輔水來去皆可破水來去皆不可水

可來與來去皆可者山欲有而高水可去與來去皆不可者山欲低而無此此法之大綱也

五行論

子寅甲辰巽申辛戌 水 乙丙午壬 火 艮卯巳 木 丁酉乾亥 金 未坤庚癸丑 土

此名大五行蓋五行之變體也唯地理家用之其分屬之理殊不可考入五經釋其義雖或得之亦多牽鑿未盡其理然古今爲地理者用是五行則吉凶有驗稍違忤之則吉凶不驗陰陽之玅有不可致詰如此者殆如醫家之用五運皆與泛常所定五行不同

也今當遵用之

山論

世言山者必貴六秀雖其說若迂然有其義蓋變卦之法爻以陰陽屢變一卦皆具八卦而九星以次布之坤者地也故言地理者獨取坤之卦因謂之地母卦自坤一變而爲艮得貪狼二變而爲巽得巨門六變而爲兌得武曲貪巨武九星中三吉也故貴艮巽兌自是匹而取之得丙丁辛以納甲之法丙配艮辛配巽丁配兌故也是六者得天星之秀而貴故又謂之六貴龍今京都州縣寺觀與塚宅之佳者多主此

六山此外亥山亦貴亦多用爲主以亥在西北直乾位乾爲天亥乃紫微帝座所次故也雖然此山貴耳如水之來去不與山合則反爲禍水苟與山合而吉則二十四山皆可用也蓋善地理者雖以地卦論山而必以天星論水山貴水吉此爲上地山貴水凶亦終凶山雖非貴而水吉不失爲貴故求山者不必專泥六秀也世俗既貴六秀至一地之内不問山之主客水之來去但得六秀即以爲吉則惑之甚矣而理亦安在也又安知天星非徒可以論水又可以論山其所論曾不若是乎然而世俗豈獨以地卦論此哉

諸山皆以地下八山統屬而論之而其說淺滯故所失爲多今此特用天上九星遊行之法其所論山水皆深妙而圓通故諸山無不可用而所定吉凶爲的也曾氏專非俗法曰地下八山水未定須還天上曜星名紫微歌嘲時師亦曰只把地爻翻道是不知天上有星辰蓋謂此也然諸山須分陰陽當八卦者爲陽其餘則附屬於八卦者皆爲陰經曰地有四勢氣從八方故地理家每以八卦爲主而以其餘爲付屬也陽山或陽水則吉凶必見乎陽陽則男之類也陰山或陰水則吉凶必見乎陰陰則女之類也至所向

之陰陽亦然向乎南或東則陽道必盛向乎北或西
則陰道必盛宜以此意泛消息之

水論

山靜物而屬陰水動物而屬陽陰道體常陽主變化
故吉凶禍福見於水者尤急蓋山如人之形體水如
人之血脉人有形體生長枯榮一資於血脉血脉周
流於一身之間厥有度數順而不差則其人必康且
強逆而失節則其人必病且亡矣此自然之理不易
之道也故是法必欲水之來去與山合然後爲吉五
山生旺死絶各有定方大率欲水各自其吉方來凶

方去貪居養生武居官旺故水欲其來若去則衝敗
生旺氣矣文居沐冠廉居病死祿居胎絕故水欲其
去若來則乖厲之氣隨至矣巨居衰輔弼佐之此物
出入之門故其水來去皆宜破居墓此氣藏蓄之地
故其水不宜來去其理皆可考如此原所以立此法
本於景純之說葬書曰水源於生氣派於己盛潮於
大旺澤於將衰流於囚謝以反不絕此數語則立此
法之張本也論山之高低有無同乎此故八五經云
山高水來宜與吉媒水去山下宜與凶謝當高而下
氣如奔馬當下而高氣如拔刀宜出而入乖戾之集

宜入而出傷敗之實是以此法之設山山有局局局有法隨山定局隨局用法如癸丑未坤庚之山屬土則是五山必定土局七局必用土法其間水之來去合土局之法可也反是則必凶若所合於局法有多少則吉凶亦以多少論之論山亦爾此雖各有定局其實活法也故按是法則水之來去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山之高低有無在東在西在南在北皆無固必一視局法如何耳然論水來去之地則欲其來無源其去無流推水來去之法則來主方來去主向去來吉去凶者始吉終凶來凶去吉者始凶終吉其來去

順者仍主孝順來去逆者仍主悖逆至言山則以方之吉凶相折除吉方最高則凶方雖有不能勝其吉凶方最高則吉方雖有不能勝其凶高低有無適相當則吉凶必俱有高低有無稍相勝則吉凶必相將此類名言不盡在圓機以斷之也

貪狼論

貪狼為九星魁神古謂之生氣又謂之生龍主聰明文筆人口官職之事亦主財富孝義養生者物之始生故貪狼居之以十二神將言之六合小吉在養太常傳送在生以九宮言之一白為貪狼則其吉可知

故水自其方來則所主之事興進流破之則皆衰退矣葬書於癸乾曰益土崇已餘七山之葬所益土亦皆於長生之位則是位欲山高又可知也是位山高水來而特達雄盛水又歸元或入弼巨輔未有不出貴顯者如山水劣乏於此猶當出小官秀士微偎則出僧道技術胥史耳然貪狼居生可矣必居養者養與胎異胎含蓄而未形養則既萌露而孳流故與生同曾氏歌坤貪狼曰羊猴雖近無人會飯食之中羊最強此謂坤山屬土長生在申養在未而尤貴於未也餘山類此然物之養者未必生生則條達於養故

始得生氣雖貴於養而寅申巳亥四孟之位實正得生氣者如得是四貪狼益妙也且諸山得此九星有於地卦亦得之者爲禍福尤重如火山貪狼之艮左輔之坤廉貞之庚金山貪狼之丙文曲之午武曲之酉廉貞之亥祿存之甲水土山文曲之戌廉貞之卯破軍之辰皆於天上地下二星重照者也蓋地卦以艮爲貪狼而此法火山貪狼在艮地卦以震爲廉貞庚屬在震而此法火山廉貞在庚自餘類此以數者皆重犯故禍福不可以常論也夫養者物之穉也養水來之山或高秀必有聰慧早達之童幼山低陷而

水破之則小口多災長生則所主之事多在長矣又如金山辰巳之吉凶則必見於陽巽丙之吉凶則必見於陰餘山餘星唯此推之是又取支神與隸屬者分陰陽也

文曲論

長生而沐浴沐浴而後冠帶猶乾坤而後繼以屯蒙需三卦之意也物之始生方屯屈之未伸蒙昧而未明正須需以養之而向於成所謂沐冠者若此蓋沐冠者物方離性爲情乃五行纍丞之地如童稚而騃縱宜漸入於規束故陰陽家謂沐浴爲纍敗冠帶則

方趨於成人所以文曲居之文曲者遊魂也主淫佚
遊蕩之事亦主疾厄青囊歌曰文曲水星居此位怕
山高大水來衝其所占於山水蓋如此若山低而水
往破之則吉然文曲居沐浴可也冠帶亦爲文曲者
蓋方冠帶則纍蕊未除未可以臨官故正與沐浴等
但冠帶文曲之害小於沐浴文曲耳且文曲雖非吉
然主文采所在無之則樸魯而無文唯不得專盛耳
此與廉貞同義文曲專盛必有主淫佚之事稍有之
或以貴相兼乃爲文采廉貞專盛必有刑殺之事稍
有之或以貴相兼乃爲威權然文曲大率遇吉則同

爲吉遇凶則同爲凶以文曲者一水之星水無定性故也沐冠之水雖可去每當防忌以沐浴近貪冠帶近武皆涉侵犯之嫌故諸星中去水此爲最下也又謂五山文曲當乾坤艮巽者爲陰人之位其上山秀拔則婦女賢而貴卑闒則反之理或然也

武曲論

九星大宰貪狼主貴以得生氣而淸也武曲主富以得旺氣而盛也故武曲本庫藏之星世目爲福德目爲福龍目爲寶曜目爲騰雲而亦主壽臨官帝旺物之盛也故在五行十二變臨官則所謂四變而臣帝

旺則所謂五變而君爲臣而才盛德備莅官而顯榮爲君而宅中處正南面以王天下皆物盛之象也故武曲居之水自是來則旺氣日進無不富壽流破之則貧夭必矣論山高低亦同此義然子午卯酉五行旺氣所聚寅申巳亥物之始盛爾故帝旺武曲尤勝臨官者況夫臨官爲臣帝旺爲君自有尊卑輕重之等也如水自是而歸元或流巨門等位又當得貴也

右弼巨門左輔論

人物之衰其理一也人之衰身雖殘朽然家道成而子孫立遂傳緒於不窮物之衰雖華采謝落而子結

成實有生生之義種靈發秀乃在於此故巨門居衰
而當辰戌丑未季墓之地蓋巨門者名天醫帝主之
宮也輔弼則左右之佐也故入五經云辰戌丑未五
君之位乾坤艮巽五君之輔乙辛丁癸五君之弼水
自是來則猶諸侯朝貢於天子水自是去則猶天子
須賞賜於羣臣故無不吉或是位有山高而秀皆主
聰明貴壽亦主橫財然水出而來當得財水去而入
之則其家財積富厚矣輔弼所主略與巨門同故右
弼有衙刃之號而左輔得八白九爲吉也然輔弼相
官也若當輔弼有山秀異常大水出入者須出輔弼

之官山水居次則官亦以次定之其下則爲僧道之
徒蓋亦受王命者若水出於此而歸元則出貴無疑
矣巨門同此

廉貞論

廉貞號五鬼又號獨火又號枉龍主刑殺凶壽之事
故居五行之病死水從是來者得其所主之禍流破
之則反爲福論山倣此然死甚於病故廉貞在子午
卯酉者烈於寅申巳亥且諸山有廉貞皆凶唯水土
山爲甚艮山爲吉水土山爲甚者卯既爲天上地下
廉貞水土又皆死於卯而土又爲木所克也艮山爲

吉者以丙爲艮之應龍也若自是水得所去則主因
武得官貲廉貞者紅旗血曜威膽之神所在亦不可
無無則其人懦弱特不可專盛耳故古語云獨火之
山不用親若無此位少精神

破軍論

四墓之地物之旣死而氣獨藏宿於此故水不可來
去而去之禍甚於來以來則不過於藏宿之不固去
則衝敗之而無餘矣破軍者一名絕命一名死龍一
名殺曜主刑刼惡疾故居於墓在十二神將白虎天
罡實直破軍此可水來去犯之哉犯之則所主之禍

生矣然在乾坤艮巽犯之猶可犯辰戌丑未則禍必不救以正爲墓故也要之此位得低山平地爲善山低地平則無高峻之禍而水無所出入也

祿存論

祿存爲絕體爲病龍主疾病故居五行之胎絕水來爲凶者以理不順去爲吉者理順故也葢水來自長生如物之生於春來自帝旺如物之長於夏來自衰如物之成於秋至胎絕而去則如物歸於冬反本復始生生不窮又以肇明年之歲事則所謂流於囚謝以返不絕者也所以祿存居絕又居胎葢物至此旣

數窮理極又潛萌而化生則與艮終萬物始萬物同
義得佳地者必欲富貴昌盛綿遠不絶非得此水不
可如是位無水去以得山低小爲善若高大則必同
於來水之禍矣且在十二神將祿存當天空玄武而
太乙勝光隷之故水流絶謂之太一宗廟此爲吉之
上行於甲丙庚壬則謂之歸元以當二祿之間此最
爲上也蓋五行之氣於寅申巳亥而絶及胎於子午
卯酉則必以甲丙庚壬爲萌芽之本故入五經謂甲
丙庚壬五生之元爲是五山之水皆貴於歸元故雖
有吉水來苟不歸元則不能成其吉雖有凶水來苟

歸元則不得成爲凶若流胎則爲勝光水又近於養尚爲次也古詩云欲知天卦義來由甲丙庚壬便好求叓視乙辛丁癸路不同地下八山頭又云一條山從地下來放水流歸天上去又云假如艮與震來山水去庚申定出官又云本山太乙爲宗廟水去射之有權要夫甲丙庚壬絕位也乙辛丁癸胎位也天上去者歸元也皆謂祿存水也大抵水之去在祿存爲上弼巨輔次之廉貞又次之文曲又次之雖然水火木金山皆可行絕水唯土山不可以土絕在巳巳木克我也水金土山皆可行胎水唯火木山不可以火

胎在子子爲水木胎在酉酉爲金亦皆克我者也土山畏巳雖丙亦忌用火山畏子雖癸亦忌用木山畏酉雖辛亦忌用以其相隷屬也蓋水之去得我克者爲上子孫次之父母兄弟又次之唯克我者凶當有即時克剝久遠絶滅之應然在弼亘輔則不畏克蓋三星有吉氣以臨之至水之可來皆有吉星臨之又皆不論此也

形勢論

或曰此法信奇矣是處皆可用乎曰不然地以形勢爲本有形勢然後此法可施無形勢而用之往往具

效不應夫何故五氣行乎地中人所建立皆以乘生氣無形勢則生氣不聚故也葬書曰外氣所以聚內氣蓋言外氣者諸山之氣應接回抱然後能聚本山之氣此之謂也又曰疊疊中阜左空右缺前曠後折生氣散於飄風此無形勢故也俗工不識此義既自信此法曰某處水合法地可用初不問岡壠形勢及效不應則曰法不佳此非法之罪用法者之罪也且所謂形勢者陰陽造化融結而成人依山川之自然以心目之巧法術之妙辨方正位而建立之則亦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之說也故夫法術形勢世未

有偏勝而獨立者然何者爲有形勢之地乎夫山猶
人也世之人莫知多少未有一同世之山莫知多少
亦未有一同者則爲形與勢可勝言哉大率山之結
地取其有情意而已亦猶人之相爲君臣特在於觀
其情意也故有形勢之地凡遙瞻而近視之必覺其
左右前後來落拱抱朝揖皆有情意猶貴人坐於堂
而賓朋侍衞環而向之者身形心目無一不在於貴
人其情意自然乃爾離其處而觀之則前之環向者
必或偏側隱没懶散淡靜而無所謂情意矣此雖地
有大小寬隘之不同其所觀之要一在是也在水而

求其情意則夫朝聚包鎻於其處者是也屬平原曠野則岡阜支脉有回環重複之勢或有水鍾遶聚氣於中是亦爲情意也其有形勢崛奇如人形之有淸奇古怪者見之初若不經細視之情意必各有在吾法所施端宜在此反此則皆無形勢者也曰今俗所求形勢內之爲四神者未必具必求其前有奇秀磊落之峯或有水朝入即爲佳地如何曰此貪前失後非吾所謂形勢也以吾所求寧外無朝對內之爲區穴者不可無蓋朝對者大家事區穴者本家事也無區穴則無存立之地矣朝對何用爲又況前對之峯

朝入之水吉凶未可知吉則大善設若凶則禍來尢
忌當用前法爲定曰然則形勢苟具又安用法乎曰
形勢者外也欲辨其中山水之吉凶非此法不可故
觀形勢猶觀人之形貌辨其中山水之吉凶猶能察
人心相中事也且辨之非徒可以定取捨安坐向而
趨全避闕增高益下等事皆可於是施矣此猶旣察
見其人之善惡賢否然後以定親賁之分無不可也
又固有形勢大佳衆所貪愛而山之高下水之來去
能爲凶禍而世不覺者此又猶人有狀貌堂堂而心
相險惡人不能知唯揆以此法則纖毫可察曰世間

佳物難得必求有形勢之地豈易得之雖有形勢以此法繩之得合格法者又必難何固至是乎曰吾固知其難而皆欲盡善者乃求全責備也求全責備往往有是法未必有是地故或謂此法爲屠龍術術固可以屠龍豈易得龍而屠之哉然一得龍而屠之所得多矣一得地而用此法地必大奇然而地得大奇實爲希闊之遇如必求此是俟河之清也苟用吾法得中下之地亦足矣蓋此法視俗常相什百則地稍有形勢山水稍合吾格法固已勝常俗數倍矣亦不必求形勢盡具格法盡合而後爲之也自吉多凶少

以來皆有典刑可遂爲之古人有言平爲福

擇地論

凡地所求形勢者取其大綱也至地之爲地則又在所擇蓋地之爲地岡骨欲其滚長規局欲其寬大血脉欲其滋潤拱揖欲其雄秀而於其間土色有美有惡復在所擇焉蓋地之岡骨滚長則其氣滚長反是則淺短耳規局寬大則其氣寬大反是則迫小耳血脉滋潤則氣亦滋潤不然則枯槁而已拱揖雄秀則氣亦雄秀不然則惡弱而已至土色有美與惡則其爲氣亦豈無和與厲乎夫旣於其地立家植骨則所

受者地之氣地之氣佳否之異如此則人受其氣以生亦豈能無清濁賢愚善惡貴賤貧富壽夭之異乎古人謂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蓋由各受其氣而然也非特如此凡人有盛衰物有盈虛事有好惡世有長短悉由所受之氣有異也然則爲塚宅者安可不擇其地哉擇地之法不可槩舉而景純嘗於土色致意矣曰土欲細而堅潤而不澤截肪切玉備具五色又曰土膏水深鬱草茂林貴若千乘富如萬金又曰乾如穴粟濕如刲肉水泉沙礫皆謂凶宅又曰山

之不可葬者五乃有童斷石過獨之說若此者則美惡之辨而擇地之法亦略具於其中皆可觸類而求之者也誠得地之佳者則用法之效易應以有地力之助也否則雖合格法而亦減力焉如以中道言之得不至於大謬亦可矣或曰古忌用天敗天殺神前佛後等地者如何曰此類爲凶決矣不必論也

地理新法胡舜申上終

地理新法胡舜申卷下

定三十六龍統說論

昔日曾楊二仙議論後龍宗祖九星血脉高低遠近或有閃龍作穴不堪牢固須用眞龍立穴方得長遠曾仙傳與黃公曰或有逆山逆水或有順水順山各要帶倉帶庫帶財帶祿朝應分明各認所宜黃公傳與廖愈曰大凡尋龍或有蜂腰馬領大頓小起纏繞秀水別辨眞龍詳其降勢方爲富貴之地夫三十六龍降勢者爲祖宗爲父母爲八山九星如何辨之且如乾坤艮巽所定四維各發九龍共爲三十六龍而

轉於震離坎兌天地融結生成九星各成其形自然之理有順有逆順龍者下水朝神應龍趨揖水口關鎖逆龍者上水顧祖逆山逆水左右回環或逆朝上水朝者爲廻龍之格右畔山回左者亦爲顧祖之格也降勢發龍或瓜藤之勢或平洋隱穴或枕水歸藏隱形遁迹怪形異穴或雙船競渡之格或龍飛鳳舞之格十里五里如盆如欄如倉如庫帶財帶祿取眞龍朝迎應對所以定眞穴故將三十六龍妙說以傳後昆將爲格例略述云耳

主山論

此法之用精密詳審其要分毫在於主山主山是則局法皆是少有差誤局法亂矣今俗工言山旁東北來者皆曰艮旁西來者皆曰兌以艮兌爲貴龍人之所愛姑以求售也然謂之艮或寳爲丑爲寅謂之兌或寳爲庚爲辛艮木也寅丑則屬水與土兌金也庚辛則屬土與水此猶人姓之有張王李趙各爲一家可亂也哉亂之則吉凶禍福皆不應矣况艮兌與餘山佳否不同可妄亂指之乎然此尚爲姦欺之獘復有寅丑而誠謂爲艮庚辛而誠謂爲兌則又愚而鹵莽者其獘害則歸於一揆也此辨主山所以不得不

審也然則何爲而可以辨主山無失乎曰當用丙午針於其處正中而格之必用丙午針者以天地四方中分之陽生於子自子至丙爲左陰生於午自午至壬爲右故特取丙午壬子之間乃天地之中南北之正也格於其處之正中者公舍則以廳事爲正神佛之祠則以大殿爲正宅則以堂爲正塚則以壙爲正又皆於其心而定之也於是對方而視如視艮則立於坤定主山自何方位來則正當不失矣自是諸方位悉可定爲坐向行水之類無不可不但可辨主山也此法最簡而當蓋當其正視於心是爲本處之方

位偏之分寸方位非不具但於本處已差如愈偏則
愈差愈愈無干涉矣况若俗工妄登山窮水而格之者
乎然而主山固自有來落之勢不可易者如近就而
用之當以其脊爲正視其脊而定之可不失矣至論
主山之五行則欲其純一而不雜不雜則其氣精粹
如艮宜眞爲艮兌宜眞爲兌如此則局法亦易用或
其山爲艮而兼有寅有丑爲兌而兼有庚有辛如此
類者其氣雜亂局法亦難施也又况山異音水異派
自是安墳立宅者之所忌乎然則其有盤曲而來者
奈何曰此宜隨而巧用之如主山之巓在坎曲爲癸

丑然後垂頭爲艮此不得專爲艮也所用在艮則先受者木之氣木之氣盡則所受者土之氣土之氣盡則所受者水之氣皆論年歲以次受之蓋論坐山之法水當以年行退而前山當以年行退而後如三年行一步則三十年尚在十步之內自此以往則所行水益前所行山益後則當以次受主山之氣矣此在視其山之來落長短而用爲定也第既以次受山之氣須其水之來去終足以相合可也於是世有以後山折前水之法爲可用焉如水不合則久而生禍故主山之來而曲不若直者可永久而無病也若在平

地辨其主山又奈何曰地雖平其岡阜必有來歷其所來歷者主也無來歷當視其旁高厚長闊者爲之主至大城大邑主客茫然則所論山水皆當取其大綱也城邑之間居室比列則以公治所得山水爲正其餘蓋有偏近緊慢爾如去公治遠而轉方易位則宜自論之其雖居城邑而山水自有來歷則固當自論也曰凡主山必欲其端的乎曰爲主山而或模糊不淸則其氣不勁髣髴有之則其氣不盛橫斜倚附則其氣不正昂頭拒尸則其氣不應有如此類皆不足以爲主矣如是而客雖特達有情則爲客所勝必

將有客欺主之事曰亦必欲其雄大乎曰主强客弱理則固然亦當使主客相副爾不可甚於雄大也又當以方位星辰定之强弱隨其宜如兌得本山之武此雄大可也艮乃得本山之文何嫌於雌弱乎乾得本山之輔此雄大可也亥乃得本山之廉何嫌於雌弱乎如此類不可以一槩論也葬書又有之大則特小小則特大其所擇大小復如此此自餘可以類推也曰今工師觀地必先觀前山之朝對今不及此反後視主山如此之悉何也曰既謂之主山其處以是為主安得滅裂視之然吾之法與俗異者每若此凡今

所論皆可見也苟不異俗尚能奪神工而改天命乎

龍虎論

葬書曰噫氣爲風能散生氣龍虎所以衞區穴地欲有龍虎尚矣凡擇地必求龍虎乃至黙蹈其害而不知良可怪歎蓋地既有龍虎則其山必有而高左右腋必有水爲之原而出幸而方位吉可也不吉則適爲禍故如艮山而必求龍虎在龍則定成武弼巨輔可以爲吉矣在虎則定成文曲其可爲吉乎巽山而必求龍虎則龍必成祿虎必成廉凶無疑矣此由未得活法故也若用吾法則雖時用龍虎亦或不用顧

方位何如耳故以前法約之方位吉宜有山有水則
唯恐龍虎無而低方位凶宜無山無水則唯恐龍虎
有而高故於諸山有用有不用也欲有龍無虎者坤
未山之類是也欲有虎無龍者乾亥山之類是也欲
龍虎兼有者坎癸山之類是也欲龍虎俱無者辰巽
山之類是也其不拘執如此蓋將以順其吉凶也故
如申山之類唯龍長虎短乃適可用卯山之類唯虎
長龍短乃適可用壬山之類在平地堪作有岡壠則
當龍虎者胎絕之山恐高而水且來矣兌山之類在
岡壠堪作居平地則當龍虎者衰旺之山恐低而水

或必去矣此皆不可不知也爲是弜兌雖俱爲六秀古人遇弜有龍虎則不下兌有龍虎則下蓋有深意乃若龍虎蜿蜒蹲踞啣尸嫉主等事則當於形勢中論之也然則平原曠野龍虎之論又云何凡地高寸尺以上皆論以山低寸尺以下皆論以水地平亦視其支阜回旋拱抱之勢以爲龍虎耳其有水環繞則水是爲龍虎吉凶則論如前法也其龍虎之旁有水無水與水有多少者論之又云何此均謂之水也雖溪澗江河亦均謂之水但爲吉凶則隨其乾濕多少大小而有輕重焉其爲淸濁深淺急慢流停死活逆

順者同此此猶高低有無雄秀惡弱以至肥瘠童茂
遠近偏正者均謂之山其爲吉凶亦隨之有輕重也

基穴論

遷基下穴最是難事有如人之針灸凡人血脉所出
行流入爲井滎經合者各有定處而蒙於皮膚之内
行針炷艾必欲中之不可差以毫芒此非人得法而
心工巧未易善此陰陽五行之氣充行於山川之間
百尺之形千尺之勢委蛇繚繞爲百千萬狀而各有
行起止聚之地必欲審其來乘其止而有所建立不
可差以尺寸亦須人得法而心工巧然後善此也是

自肰當高焉來止果低而龍虎朝案不宜於上則所作之穴自肰當低焉苟當低而固高吾見其失之過矣當高而固低吾見其失之不及矣過猶不及其於人財皆有所害或以山來而曲截氣用之如艮山曲垂爲寅截其上用艮而兌山曲垂爲辛截其上用兌此雖似高未必爲害肰亦非形止氣全之地也形止氣全之地必處之以正局若捨偏而就正乎故古今善葬者自非因變出奇几遇岡壠須葬於正未嘗聞坐山偏邪者也況主山來落以脊爲正無可坐兩旁之理設謂山有兩來吾取其一如寅艮山特旁坐艮

而辛兌山特旁坐兌是其氣已不全正而力必減矣又其甚如寅山旁取爲艮而辛山旁取爲兌是則其氣力又可知而皆不免爲偏邪也然則平原之葬又當如何曰先賢亦有說矣支葬其巔壠葬其麓卜支如首卜壠如足蓋隱然行於地中者支也平原所有也屹然峙於地上者壠也高山所有也支散漫於地中遽突起而爲巔則氣隨之而湧故必葬於巔而卜之如首壠崔巍於地上及垂伏而爲麓則氣隨之而縮故必葬於麓而卜之如足誠用是說遇高山則謀於岡壠之下遇平原則謀於支阜之上此先賢之法

所以舉天下皆可用也然而西北族葬家為一墓至
以昭穆序列於數世東南所葬墓作一二壙至獨以
男子為正婦人房附之者蓋西北多平原土厚水深
東南多高山骨脉淺露各從其宜也然在平原而支
阜微促豈宜於葬之多在高山而岡壠雄勝何拘於
葬之少乎若宜多而少抑又佳矣所葬之深淺復當
如何曰先賢又有說矣葬於涸燥宜淺葬於夷坦宜
深蓋氣之在地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涸燥之地無水
以止之其氣常流行於土上故藏之宜淺然則其有
界水而止者藏之宜深矣夷坦之地氣常為風所散

必聚於土中故藏之宜深然則其有涸燥而藏風者藏之宜淺矣深淺大槩不出於此今俗作穴有以步尺深淺廣狹之數推合於九星者如用此類以文之亦不害至以塼石爲槨唯不甃底與夫釣棺而下此皆可取蓋不甃底者一以通地氣一以滲水脉釣棺則破地不廣得以惜其氣故也

坐向論

凡坐向之勢隨處所便不可拘執而坐向之法自古不用枝辰大忌逢克我者蓋天有十日凡幹屬陽地有十二辰凡枝屬陰陽淸陰濁陽動陰靜故用幹神

者得天元清氣而易與發用枝辰則凡百凶滯矣此古人所以不用枝辰也乾坤艮巽分列四維爲天四門義同幹神故坐向亦用之前論去水得我克者爲上子孫次之父母兄弟又次之唯克我者凶今坐向猶是也此以所坐山爲主而論之也如乾亥山俗多用坐壬向丙乾亥金也壬丙皆火二火前後克我安得不爲凶故用此者多見有克剝之災久則必滅絕所以逢克我者最爲大忌也今世俗論所在必曰向某某向未嘗論坐此誤也夫有坐乃有向如乾亥山坐壬則前必向丙猶謂針爲指南不知鐵北方物又

礪以磁石之母其實性必指北指北所以前指南也
故凡所坐者尤爲親近其吉凶乃急於向有如不得
已爲山川形勢所拘且令坐吉可也爲是世俗之葬
以首枕山者人以爲是蓋得古人所謂首丘之義而
又前後左右之位皆順故也然世俗旣多論向所向
必求秀麗雄偉之案此圖美觀可也亦未爲得法大
凡所向之位多非吉方必如乾亥山向巽巽貪狼也
則所向唯恐秀麗雄偉之不甚第諸山如此者少自
餘如艮之向坤坤破也兌之向震震祿也此山皆不
可高大豈宜於秀麗雄偉乎如此類者但所向非空

闕足矣若夫所向之案圓正斜側高卑遠近因以論其吉凶則又屬諸形勢也

放水論

放水之法與前所論去水同流破凶方則宜行於祿文廉之位臨於吉氣則宜行於弼巨輔之方審茲六者而放水之能事畢矣今人安墳立宅而墳宅之上有不放水者曰水難放放之恐生禍此由未得法心無堅據欲爲有病不治之中醫也然人雖不放水水豈不行哉必自從窪下之地而流此爲吉爲凶乃未可知不若遂溝而放之約從可行之方去則可爲吉

而無凶然須得法可也其或用俗法放水則反有放
害不然則爲吉爲凶亦未可知宜一用前法或曰論
水當論天然水如溪澗江河是也此實山之血脉安
用灉水爲曰不然大抵山川有衆所同者有我所獨
者如人墳宅其外遠山遠水人皆見之亦皆用之此
衆所同者也其內之四神吾所依而立者唯吾見之
用之此我所獨者也衆所同者爲衆山水則衆山之
血脉也我所獨者爲我山水則我山之血脉也衆山
之血脉固我所與有我山之血脉我所獨有焉故二
者皆在所論曰誠如是則龍虎間水論之可也墳宅

上水又何論爲曰墳宅上水比龍虎間者又益親近
實我墳宅之血脉也此固不可不論吾故必論墳宅
之上溝放之水也是以禍福速應必在於溝放之水
以親近故也然欲問大綱久遠之事則天然之水在
所重焉此爲異也前論坐向曰自古不用枝辰大忌
逢克我者今溝放之水亦如此不用枝辰之說與欲
逢我克者之類其論亦如前其所謂克蓋以來山爲
主前取其放行者而論之亦非如俗自論其所放行
而初不關決於主也又嘗怪世俗爲墳宅必於其前
隨向發水一道謂之元辰此非徒無按據意義而又

因以生禍如乾亥山俗多爲丙向放元辰必遂行丙
水丙貪狼也水流破豈不爲禍故嘗有禍應如吾之
法未嘗放元辰但自墳宅之心按方位可行者放之
如艮山坤向以庚水最佳遂放庚初不先放坤也坤
山之墓也可行水哉兌山震向以甲水最佳遂放甲
此爲歸元而放亦非爲元辰也曰放水而折之又如
何曰水之行獨患方位不利地勢不順爾方位誠利
又地勢可行則步數愈長愈妙不得已而作折亦當
復按前法取方位之利者隨地勢而折之耳第不宜
如俗無故而妄折之此亦不止無謂而已曲折之間

艮有吉凶利害也然折放之水溝頭所定也去益遠則於墳宅之上所視之方位必移此不可不察如艮山放庚水益折而北往往水行墳宅戌乾之方溝頭所折者固利其如侵犯山之貪狼何此類水雖吉而反生禍要之墳宅所視方位者本也溝頭所折而行者乃其末事在折水為吉而於本處方位為凶此猶所謂尊凶卑吉者也安得為利此二者皆使之吉利為上在智者隨宜詳細而處之若細論天然水曲折長遠亦如此法其有當移徙者可施工則宜正之雖然此特論其遠者耳世復有天然水所行雖吉而所

出之位凶者所行雖凶而所出之位吉者行吉出凶者如亥山水行直中而實自巽方出此亦猶所謂尊凶卑吉而此尊凶爲甚也行凶出吉者如坎山水行直巽而實自丙方出此則猶所謂尊吉卑凶其爲凶不勝其吉矣至墳宅水所去則宜會衆流而歸於一不可分爲二三分則前所謂巽泒者乃散亂之兆也

曰今世所用行水步之類皆按九星占驗之法謂某水幾年行幾步此類如何曰其有理者參而用之亦無不可

年月論

作葬山年月日時自古以來種種有法法亦種種有正不正所謂正法必根原義理辭正旨明故用之則可以就吉而避凶其不正者必好新出奇據偏守獨故用之則兇禍有不可言者矣然則熟爲正法而可用乎曰古人致意於此舊矣世遵用之亦久矣其法出於大中至正之理無非平常平常即是道第當於理而吉凶常驗故不爲苟異若苟異則迂僻而入於非法矣故世所謂正法者曰山運曰山頭白此宜首用者也曰作山日曰葬山日此宜次選者也作葬之日定則如斬草起土起靈喪行之類宜依附彼日而

選之此頗許其隨宜若太歲本命魂入墓之類則宜令悉通而無碍大抵以每年曆日爲本以廣濟諸曆吉凶神殺參之非得山運無克不敢措意非得山頭有白不敢下手非有金雞鳴玉犬吠不可議其日非有六神藏四殺沒不可議其時曰宜營葬營墳則作山之日也曰宜安葬葬埋則葬山之日也若直日星黃黑道等則取日之助也三白遁甲斗氣用時等則取時之宜也如諸美難備則當斟量其大小輕重而品制之使適於用可矣凡是等除斬草起土等世有常法外自餘涓吉書中無不纂集皆當於理而吉凶

常驗者舉而用之初無難事世之人見所用者止眼前平常輒謂無甚高見因用拙學求僻說而用之浸淫入於非法遂爲不正之法其意見似超卓然不過僥倖於凶禍之間爾偶獲僥倖因謂我法爲勝他日理極事應而凶禍之報終不可逃不知何故至是乎豈作葬者惡吉福而欲凶禍乎世有一種愚鄙而自用者誠可怪笑又用法者多憑託於人凶禍常得於非辜亦復可憐其與之選擇者庸闇淺陋不得法而妄爲有以誤之茲爲可罪耳又一事顯然非是而世莫悟者凡作葬山即以是山爲主故謂之主山既主

是山一切用事皆以是山爲主可也世人已用前法
得地矣及選擇年月日時輒不顧主山曰作曰葬但
取泛常作葬月日用之初不問用於何山其日月或
是矣於其山則非也泛濫如此於本山必多違忤欲
其無凶禍亦不可得也余今用法不然如葬艮山必
選擇其端的可用於艮山者年月日時於艮之山運
得氣不得氣於艮之山頭得白不得白凡如此類一
取艮山爲主無可用則已雖遲以連年累月不爲滯
滯可用者多則取其尤者而用之故所用每無失爲
是於俗工泛擇以爲宜者亦或用或不用不用則以

謬悠外爲其忌本山故也或用則於彼宜用中又遥其宜於本山而後用之自謂精詳之甚不可以有如此用法者秘密處寻不惜以傳人得是說者毋或妄之然而必以得地爲上故葬記云歲善不如月善月善不如日善日善不如時善時善不如地善

造作論

塚宅之旁造作最難世人不能辨方位之吉凶故多以冒昧而罹禍昔泓師爲張燕公市宅戒曰無穿東北此王隅也他日見公曰宅氣索然云何與公共視東北有三坎丈餘師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公懼將平之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瘠補他肉無益也其後公子皆以汙贓死斥如師之言夫燕公宅旁所穿者三坎耳遽觸禍如許以是知王氣不可少敗也泓能占驗如此決不偶然是必有術以知之嘗考傳記見師言塚宅之事如此者衆及觀其對明皇山川形勢之問每事輒稱郭氏葬書帝令說其義則解釋如流竊意師之術必出於葬書之屬也夫此等所作雖少而所繫爲大人唯不知耳使知而避忌之必非難事所患者雖知而忽之若燕公不如泓之所戒然耳惟既知而能避忌之則善之

善也故按用吾法者文廉祿之方蓋掘鑿井之類無不可也至吉方直貪武弼巨輔者於此造作穿鑿則必生禍雖正興旺必抵於衰敗大抵吉方不可作犯有如泓之所謂者又護惜吉方亦所以全養其吉氣作犯凶方亦所以破壓其鬼賊則亦所謂迎神逐鬼者也如於吉方已作犯而復之則而如泓他肉補瘡之說其不可不避忌如此且凡鑿地皆如割肉作瘡故雖作基穴亦不欲過於深廣而塚之壙貴旋開而亟閉以恐泄氣故亦忌之也然而吉方雖不可作犯而貪武弼巨輔皆欲積水其上如陂湖池沼之類諺

謂尺水抵丈山理信有之然須塚宅未定爲此可也己定而爲之則倒爲作犯然其作犯必先凶而後吉夫何故始作犯故先凶終有積水爲福故後吉也得元有之爲妙或溪澗中有淵潭與江河之類同此唯文廉祿破皆不可有此蓋積水在吉方則名聚福在凶方則名聚禍聚禍之水元有者本病作爲者生病也而破又爲墓位自不可作犯其天然人爲並不可有積水亦猶水不可來去之說也

相地論

吾之相地大抵如人推命以所坐山爲主如以人生

年爲主也龍虎朝案相輔翼如月日之相承帶也納
用內外山水緊切者在基穴如收結年月日之五行
緊切者在時也山以有無高低爲吉兇如年月日時
枝幹納音以得地不得地而爲災福也水以來去爲
吉凶如五行氣數以旺相休囚得失多少而爲災福
也是以推命者雖同用此枝幹神殺唯得要妙而用
活法則定災福如神相地者雖同用此方位星辰亦
唯得要妙而用活法則定吉凶如響故一命之中必
詳審其災福多少輕重之宜然後以相折除而所定
無不中一地之中亦必詳審其吉凶多少輕重之宜

肰後以相折除而所定亦無不中矣是故九星各有
所主得之者各得其所主之吉凶故也肰如艮山而
貪武山高水來水皆歸祿去此爲吉甚矣則文廉之
方雖或有山有水不得爲凶肰亦不得爲全吉也乾
山而廉破山高水來水皆出巽巳此爲凶甚矣則武
巨之方雖或有山有水不得爲吉肰亦不得爲全凶
也如此者千態萬狀不可殫記在人以巧智商較其
多少品量其輕重折除其吉凶不可據偏而執一於
是有貴而不富者有富而不貴者有吉福而遭破壞
者有凶禍而得救助者如此者亦千態萬狀莫不一

一可明珞琭子謂精休王以爲玅窮通變以爲玄不可一途而取執不可一理而推之必如此然後地理之作能玄通陰陽功奪造化也又如乾山而以辰巳山高秀或有水來爲吉則其家有辰巳生者必高強其或低陷流破則其凶亦如之此猶命中某宮有好惡則某事有美惡之類也艮山而以巽山庚水爲吉則太歲衝臨於辰申必發福其有本爲凶者則發禍亦如之此猶命中當生有爲福爲災處遇太歲衝則發動之類也且此法之有格猶命之有格也命以入格不入格而分貴賤地以入格不入格而定可否其

貴天元行歲運欲生旺惡克剝𫝑猶命中事也乃至
地理之所論大抵陰陽五行之氣豈不猶命家所論
一在於陰陽五行之氣乎吾以是知天下法術本無
異理人無異用也或曰世有初無意於地理遽徙貧
賤而得富貴亦有極留心於地理竟從富貴而得貧
賤此其地亦可相乎曰陰陽之理不可逃必皆有以
招之殆暗有所遻合而人不覺爾請試究之彼得富
貴者其地理與命必悉佳得貧賤者其地理與命必
悉繆吾於是非徒知地理之可信又以知與命相符
合如此然嘗見工師相地見一地遂定其家之吉凶

往往不驗此非但術有不善其用術之術亦未善也凡人之家自高曾以來必有數墓亦好惡相半見好者以爲吉其如惡者何見惡者以爲凶其如好者何術之不驗多由此也若欲無失當取數墓總而斷之則可以其吉凶相參酌又復取其高曾而來以此等之遠而疎者其禍福必緩近而親者其禍福必速用此類雜考之萬不失矣此亦命家父病推子祿妻災課夫年之義也若夫凶宅重殃積世衰敗一得吉地此未即爲福佳城疊蔭奕世昌隆一得兇地此未即爲禍豈非所謂年逢冠帶尚有餘炎初至衰鄉猶被

邀福者歟

辨俗論

或曰俗有用五音推三庭以至喝山形斷水步之類有可取乎曰吾於此有去取俗用五音吾亦用五音然俗所用人姓之五音也吾所用山家之五音也且五姓之說雖云起於上古其實無之直是後世好事者造其說仍爲之推配爾及一行作滅蠻經倒安生旺背逑吉凶因以人姓氏爲定後人復不曉其由遂以僞爲眞遵承用之至愚師野巫尢謹乎此一有營作則以是爲開口第一義甚可怪也呂才知其不可

用故於卜宅篇中論之頗詳又人之姓曖昧者多如
衞青乃鄭季之子自餘如賜姓易姓之類尚多姓既
不可憑定復何以定五音借使五姓果可以推五音
而爲塚宅之屬當相其陰陽而已姓音何與焉故吾
之法未嘗用此止取山家五音以爲用所謂山家五
音者如乙丙午壬之山屬火火爲徵徵之音生於寅
旺於午死於酉絕於亥如前法所排布者是也使徵
音之地得生旺破死絕而吉則舉世之人皆可用凶
則舉世之人皆不可用矣又何問姓氏哉古語云五
音元來別有姓時師不識病又云五行俱順水無傷

五音遇之皆榮富此之謂也三庭之說俗以定三男位之吉凶夫定三男位者地理家說有十數各有方位而所推率不驗故數變其說也如以長生臨官帝旺爲三庭必欲山高水來然後爲吉夫地有是則無所不吉何但三男哉使三位山陷水破則不可以爲地矣又何問三男也故吾亦未嘗用又況三庭之說行人家將有兄弟相競停父母喪而不葬者誠不忍此且使推之而驗則言之使人避凶趨吉是亦救世之一端旣不驗而適以啓爭競之端長薄惡之風安可吉也如以理言之父母之骨葬得其地猶木之植

根得地也木根得其地則千枝萬葉皆榮茂則父母之骨得地凡蔭其所生者雖百子千孫有不蒙其福者哉然木或有偏枯者由本枝稟受之氣或弱故也此得之於天猶人受命於天各有定分之不齊故在三男者或有貧富貴賤之異也然加以培壅之力往往枝之偏枯者復同於榮茂此在爲之男者勉力自修而已自修則人事盡人事盡則天理得富貴將自至否則終於貧賤而已亦其分也故曰吉凶之來皆象其德此所以爲吉凶不可求於山水之間也山水之吉凶特每與是相符合爾故大抵山水之法陰

陽有無之說雖可信而不可泥也若夫山形之說自郭氏則有之如葬書云形如某勢如某者是也後世增飾之謂形如某即主某事亦有此理蓋物之形氣常相連屬有是形則有是氣故山有奇秀之形則有奇秀之氣有醜惡之形則有醜惡之氣猶人形相雄偉則其氣必雄偉卑俗則其氣必卑俗也至受其山之氣者隨之有美惡又豈不宜哉第山之形不一取其象類爲難多有疑似而難定者故牛卧馬馳或疑於犬羊鸞舞鳳飛或疑於烏鵲山本無言其變化軒輊特在人口吻間由是多涉於誣誑其或象類之而

是則其說亦驗幾自爲一家若參用之無不可者如
不喜煩碎但視其山無醜惡之形足矣且在處有陰
陽陰陽皆有可推之理如斷水步之類有理是而說
驗者在吾處之亦如前說曰子之取於俗亦遂甚矣
子之法果大勝之乎曰吾之法大法也實嘗撥其本
原明其大綱大綱明故煩碎自舉俗之法專事煩碎
於煩碎中時有一得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者故
吾之法猶張長沙之論傷寒以人之經絡表裏爲之
主陰陽虛實爲之候因以料其得病之原爲病之証
立其治病之法療病之方於是自古及今人有病傷

寒者皆不出其原不外其證及依其法用其方而治之病無不應乎差者俗之法猶百醫衆技有一方一藥可以療病治頭疼則頭疼愈治下利則下利愈豈不爲有效然得於此必失於彼利於前必害於後小病雖或除而大病終不去吾法與俗法之異蓋如此以故地理家用雜術者亦或有驗取其所長亦或可用往往多不可用以作地其或用以作地則有中有不中其中也偶合也而俗工初不知其爲是其不中也當然也而俗工亦不知其爲非及以此法證之則是非判然可曉可以使之必中故每見俗工有世工

地理用俗法者初自以爲是寳其法如藥篇之享千金及一得此法遂大開悟方知前日之非無一字可用者自謂如學佛者之悟禪一朝脫然見性始知平生之妄也曰然則子之法在目前有遂可知者乎曰有之吾之法在典籍則以郭氏葬書爲宗在目前則以所在州縣爲格蓋地理之法原於赤松子青囊之經今其經旣亾世不復見類有可述者郭氏葬書而已故地理家之有葬書卽兵家之孫吳醫家之素問命家之珞琭賦壬課家之心鏡也其規摸法度皆不出此惜乎郭氏之書不全復有奇古而難曉者下此

者如曾氏之巧正矣而未精月師之註精矣而未盡劉氏之論盡矣而未廣則亦吾之所資紹者也至所在州縣如以吾法覆之必有所合豈當時置州立縣者皆用吾法爲之乎蓋州縣之置立雖因於人其實出於自肰彼山川之間陰陽五行之氣聚則人物聚人物聚則大者因以爲州小者因以爲縣其下爲鎮市村堡亦若此但其氣有偏全故爲州縣有大小盛衰之異肰則爲州縣者究其所以豈人固爲之乎吾法所以爲法以循天地造化陰陽五行自肰之理而創立之者也故用以覆所在州縣其綱格無不合者

不合則山水之高低有無來去不足以聚山川之氣而不得爲州縣矣但於其間亦時有不合者此在州縣所以各有吉有凶而或不純全矣然則如欲於目前知吾法而用之請第以是爲格此最近而易知顯而易見不得以誣罔一世也

地理新法胡舜申下終

丙寅重刊